

# 雪廬恩師往生十週年紀念

釋淨空

諸位同修：今年是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十週年，洛杉磯淨宗學會，希望我在他們的刊物上提供一點紀念資料，這是我應當做的。這麼多年，許多紀念李老師的活動，我皆因海外各地弘法，所以都沒能親自參加。但是，老師對我的教誨，我不但念念不忘，而且在我生活修持中，在弘揚佛法之中，遵循老師教導的原則，努力實踐。這是真實的紀念，由此可知，紀念並不限於形式；實質上，依教修學更有意義，這是老師對我們最真實的期望。

我於一九五三年初接受方東美先生教導，跟他學哲學。他告訴我，「佛經哲學是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修學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，指出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是古今中外最好的哲學概論。這些話，我過去從來沒聽人說過，所以聽了方老師的教誨，深受感動，啟發我對佛法研習的興趣。往昔，我總以為佛教是迷信，不知道它是最殊勝的哲學。

於是我開始訪問寺院，目的在借閱佛經。當時台北市最大的寺院是善導寺，藏經也相當豐富。不久，我和寺院裡的法師大眾漸漸熟悉了，借閱經書很方便。早期，善導寺對我初學的幫助很大。我的緣分相當殊勝，接觸佛法不到一個月，我的鄰居敏孟經，他是清末蒙族的一位親王，大家稱他敏親王，承蒙他介紹我認識章嘉大師。

我與大師見面，就感到有很深厚的緣分，大師對我關心、愛護。當時我有工作，唯有星期天去向他請教，他非常慈悲，與方老師一樣，每星期給我一至二小時。章嘉大師教導我，

佛法的修學一定要從「看破、放下」入門，一定要從「布施」下手。這是我最初接觸他老人家，所得到的真實教誨。他教我從布施下手，我也能真正依教奉行。他告訴我，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，必須如理如法的求。如果是非理非法之求，就不會有感應。如理如法的求佛菩薩，而得不到感應時，這是自己有業障，必須懺除業障，自然感應現前。懺除業障的方，就是改正自己的過失；懺悔的真實義是知道自己的過失，而後能真正改過自新，這才是真正的懺悔。我接受大師教誨三年，承師為我奠定往後修學的根基，恩德永誌於內心。

我有幸親近當代的大德，他們在言行生活中，示現著重實質上的修行，並不重形式上的儀規，對我們這一代年輕人，這種教學方法非常有效果。接受教誨，如坐春風，法喜充滿！明白道理、懂得方法，如理如法的修持，也確實如他老人家所說的，有不可思議的感應。我親近他三年，直到他圓寂。翌年（一九五七）經當時臺灣印經處創辦人朱鏡宙居士的介紹，認識了台中李老師。當時我對於佛法已有相當的認識，知道佛法無比殊勝，是佛陀對九法界眾生至善圓滿的教育，於是發心專攻佛學，辭去自己的工作，到台中親近李老師。那年正逢慈光圖書館成立，李老師就安排我在慈光圖書館，擔任管理圖書的工作。每星期三他在館內講經，星期五在台中蓮社教學。

我到台中時，李老師正為蓮社的同修們開「經學班」，培養講經弘法人才。經學班每星期上課一次，李老師勸我參加。當時我自知程度很淺薄，對於上台講經，從來未動過念頭，不敢嘗試。老師讓我到班上去看看，我遵師命，跟他一道去參加經學班上課，才知道經學班

規矩很嚴，是關著門教學，不讓外人參觀的，採取中國傳統私塾的教學法，效果顯著。聽了一堂課之後，我的信心、願心就生起了，因為我看見班上的二十多位同學，他們的程度與我不相上下，同學中半數的年齡都比我大。其中對我影響最深刻的是林看治同學，當時她已經六十歲，且只小學畢業。

我看到，一位小學畢業，六十歲的人，都發心學講經，非常感動！她給我最大的鼓勵，於是我很歡喜的參加學習講經。李老師對我們這一班同學非常愛護，教學也認真、嚴格，絲毫不苟。他的教學，遵循中國古代祖祖相傳的老方法，完全採取小座複講。他為經學班特別選擇一些小部經，以最簡單、最淺顯的方法為我們講一遍，我們依照他的講法學講。

李老師教學可以歸納為：初學講經一定要「簡而不繁、易而不難、淺而不深、明而不昧」。由此著手，不斷的認真努力薰修；學會一部經，才准許學第二部經。學會的標準是要在大座上講過，譬如學《彌陀經》，若能在台上當著許多聽眾，把經從頭到尾講過一遍，才算及格。如果不能上台講大座，這一部經就不算學成。

有一次，老師集合我們同班同學，以輕鬆愉快的座談方式，對每位學生個別指導。由此可知，他平常對學生觀察微密，對於學生的根性都能了解，都能掌握，因材施教。佛法重契機、契理，我們同學二十幾人，老師指導的方法皆不一樣，但是個個都得真實利益，使我們對老師尊敬之心油然而生。由於感恩，因此對於老師的教誨，都能盡心盡力實行，以期不辜負老師的期望。

老師教我的方法，就是「至誠感通」四字。他告訴我，自古以來弘宗演教的善知識們，必須具備的條件是要通達世出世間一切法。如果通達佛法而不通世間法，則不能弘法利生。佛法，只說三藏經典；世間法，單講前清乾隆時代整理的《四庫全書》，那麼大的分量，決定不是一個人一生中所能盡讀的。我們要用什麼方法通達？世出世間法都要通達，如只靠誦、研究是決定不可能的。所以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求感應，求佛菩薩本願威神加持，才能使我們通達一切法，這才是正路。用什麼方法求「感通」？用真誠的心，真誠到了極處，就是「至誠」；唯有真誠至極處，才能感動諸佛菩薩的加持。我接受教誨，學佛至今四十四年，弘法三十七年，今已年屆古稀，仍力遵循，感應不可思議！皆得力於恩師的真傳。

在他會下聽經，我很專心。他不准我寫筆記，可是其他同學寫筆記，他沒有禁止，於是我明白了他教導是因人而異的。他告訴我：「專心聽就好，寫筆記會分心，不能專注；會聽的要聽教理，理明則通達一切經。若力不能，也要聽教義。不可聽言說名相。」我非常感謝、受教。以後我體會到這個方法，所以我在他會下十年，無論他在台中講經，或在外地，我從來沒有缺過課，都跟在他身旁，遵守他老人家的方法，因此聞法頗多領悟。幾乎是境界月月的筆記，明年就沒用處，浪費時間、精力，豈不可惜。所以，我聽經聞法就把筆記放下了，這是在李老師會下學到的祕訣方法。

他教導我的原則就是「一門深入」，特別在初學，只能跟隨一位老師。我初到台中拜他

為師，他向我提出三個條件，而在台中那麼多年，從沒聽說老師這樣要求過別人，這也是知遇之德。他的條件：「第一、跟他學習，以他為師，不許聽其他法師、大德、居士們講經說法，只可以聽他一個人的。第二、依他為師，以後日常所看文字，無論佛經或世間書籍，都要經過他同意；凡是沒有得他同意的，都不准看。第三、你過去所修學的，我一概不承認，一律作廢，要從今天開始學起」。當時我聽了，覺得李老師這三個條件很苛刻，過去從來沒聽說過；但是我對老師非常景仰，曾經聽到許多大德對他的讚歎，我對他有恭敬心，於是就接受了，這樣在台中才住下來。

老師的方法，我認真遵行了半年之後，即體會到很好的效果。因為一切不准聽，等於把耳朵封閉；一切不准看，眼睛也遮住。少聽、少看，妄想少了，煩惱少了，心確實清淨不少。心清淨則長智慧，我得到了真實的利益，對老師教導的方法深信不疑。老師要求我五年中要完全遵守，而我得到這種方式的真實好處，又自動延長五年。我向老師報告，他笑笑！所以我嚴格遵守老師這三條戒，滿足十年，這樣才在佛法上奠定了基礎。

十年之後，在講席中果然所謂「得心應手，左右逢源」。由此可知，如果沒有這種訓練，沒有長時期的熏習，沒有這樣堅實的基礎，不但弘法有困難，自己修行也必定有很大的障礙。特別是現代一般同修，內有妄想分別執著，外有五欲六塵的誘惑，在這樣的境緣裡想修定、修慧，談何容易！李老師這種教學法，就是培養我們定慧的根基，使我們將來離開老師，在這個複雜的社會裡，經得起驚濤駭浪，能如理如法的修學，能真正做到續佛慧命，弘

法利生的使命。尤其難得的，他老人家將夏蓮居老居士會集的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，自己的講述眉註本交給我。這個本子是於一九五〇在台中法華寺所講的，他老人家只講過這一遍。

此經是新的會集本，當時他老人家講解，並沒有很好的參考資料，所以他在經本上用毛筆寫的小註，就像古人在書中加眉批、眉註一樣。我得到這個本子非常歡喜，他的註解，我能看懂。以後我在台北講《楞嚴經》，遇到現在的韓館長，她是我講席中的聽眾，對於講席非常護持。她五十歲（一九七一）時，請我講經祝壽，我說這是好事，於是選定《無量壽經》，就是夏老居士的會集本。我到台中向老師報告這樁事，老師告訴我，現在因緣不成熟，還不能講這部經。他說了許多道理，我能體會，所以當時印的三千冊經本，也就贈送結緣了，改講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一直到老師圓寂之後，《無量壽經》的眉註本，台中許多同修都沒有見過，此時我將它影印一萬冊流通，作為紀念老師。

海內外同修們見到這個本子都生歡喜心，到處都要求我講此經，講時皆有錄音，大家聽到錄音帶，於是諸方求法者愈來愈多，所以這十年中已經講過九遍。有些地方因為時間的限制，不能細講就略說；台北華藏圖書館沒有時間的限制，可以細講。錄音帶、錄影帶幾乎流通全世界，特別是中國大陸。現在台灣、大陸、美國、南洋，有不少同修發心從錄音帶整理寫成文字，少部分是我看過的；大部分的，我都没看過，但是他們已經流通。這些文字當然還是需要整理，因為聽錄音帶寫下來的，難免有訛誤之處。

既然同學們這樣愛好、這樣歡喜，我也願意用一些時間做整理的工作，希望將李老師的願望，李老師交代我的使命，能圓滿的做到，將這部經弘遍全世界。我深信這樣對個人、家庭、社會、世界和平，都有很大的利益。我們以真實的修持，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、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隨緣、念佛，求生淨土；重實質而不重形式，弘揚《無量壽經》、弘揚淨宗。我很歡喜以實踐恩師的教誨，與一切同修共勉；以此報答老師，為老師往生十週年作紀念。

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 于 CUPERTIN

淨空法師專集網站(簡)製作